



夕 城

吕远哲\著

时间停停续续\
只剩饥渴的双眼\
四面悬崖\
仿佛一步就是世界\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吕远哲 1995年生，在路上翻滚

的学生，作者，写诗的人。2011年

出版第一本诗集《诗梦少年》，于

2014年继之出版《蔓延开来》。

责任编辑：杨敏媛
封面设计：王 稳

夕 城

ISBN 978-7-227-06404-6



定 价：25.00元



夕 城

吕远哲\著

时间停停续续\
只剩饥渴的双眼\
四面悬崖\
仿佛一步就是世界\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夕城 / 吕远哲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227 - 06404 - 6

I. ①夕…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752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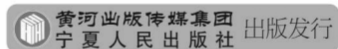
夕城

吕远哲 著

责任编辑 杨敏媛

封面设计 王 稳

责任印制 肖 艳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 - 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1976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5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227 - 06404 - 6 / I · 1653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这不长不短的书，我写了两年。最早构思的时候是在高考之前。当时想的不尽是考试，而是我之后要到哪里去：成为校门口被人拉起的大红横幅，和人群手拉着手纵身大海，或是化作一缕不为人知的烟。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寄愿于他，这本书的主人公。我想尽力地让他从善和恶之中脱身，用这双眼睛，亲自为他践行。两年间，很多次都想要放弃不写。一部分原因，是自身一度的低迷。我卑怯，是因为自始至终，这不过是一场一个人的狂欢。由于李媛媛小姐的帮助和辅佐，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文字排在一起。期间有几次大幅的修改，也许部分已经违背了两年前的愿望，不过总算还是写完了。放下笔的那一刻心情异常地平静，贯彻我目前为止人生的妄想和别人的



嘲笑是另外一回事，得先让自己圆满起来。

一扇银窗立在我面前，我既不能用微笑掩盖对滥情飞蛾的不满，也不希望合上夜把我们分割成千万个世界的浪漫。我希望可以站在崩坏的边缘，不畏惧后面向我袭卷的路面，不看平行世界别人脚下的鲜草，只是对着我身前的崖和渊，不惆怅，不纵身。等一切都倒塌，整个星球膨胀起来，对面的人叠在一枚圆钉上，我躺在一块巨大的烙饼里。他们笑我，我也笑他们。

最后，从灵魂最深处，衷心感谢你，蒲公英小姐。

吕远哲

2016年7月1日

文景村很小，村子里的人都挤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我家更小，我和母亲都挤在一条交叉通往房间和厅外的过道里。她说，这就是世界。

母亲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只能叽叽咕咕地叫，瘫坐在一堆破烂玩意儿旁不断对她挥舞着双手。母亲就在我面前，我却看不见她，不一会儿几滴泪珠就滚了出来。直到太阳升高了一点儿，光柱射穿窗边的百叶，我才看到母亲看着我的眼睛，里面种满了闪耀着的黎明。于是我一下子又破涕为笑。

母亲的话让我一度认为世界很小，可后来当我站在窗前仰望的时候，白云总是自由地在我无法衡量的高度上飘荡。我想反驳她，我想对她说世界是很大的。我兴奋地跑了起来，才刚冲出家门，就和一个行人撞在了一起。我迷茫地看向天空，那个和我撞在一起的人走了过来，遮挡住了我的视野。他把我扔回家里，任我仰望着天花板。

有关我的教育，母亲并没有将我送到各式各样的课堂上，她是亲自启蒙了我，用的多是话语和问答的形式。我常听她说，生活所伴随的一切都有无限的宝藏。于是她指我看，让我体验，让我思考。我在母亲思想的熏陶下一点点成长，这也让我看起来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大人们说我的眼睛像极了母亲。

母亲的声音很好听，每一个字好像拥有着千万种旋律。尽



管我听不懂她的话，字符却好像奶油和浆果般注入我小小的世界里，所以每次我听到母亲和我说一长串的话都十分开心。她看着我乐，自己也乐个不停。随后母亲便会一把将我托到她的背上，在过道上左右躲闪，出到外面的世界。母亲握着我的手心指向周围，让我看世界的模样。

“小宇唯，世界很精彩喔！”母亲说。

随着我的成长，那段时期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它们把自己锁在灵魂之池里，成为我的宝藏。

文景村四面都是墙，很高很高的墙，墙是那种火红火红的砖头拼接的。当初墙还没有围成的时候，周围没有可以阻挡住视野的东西，像一个被夺走了衣物的女人，浑身没有遮挡。村长便开始着手对村子外部进行修整。有村民建议说：“村长，我们可以用那种猪圈的木栅栏把村子围起来就好了，省钱，省事。”

村长说：“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组织规定说栅栏不能是软质的，木质的。栅栏是一种标志，用来彰显我们国家的制度硬，国门硬，国人也硬。所以不能用木的，显得女性化，落后。”

可是铁栅栏又太贵，不实际。想了半晌，村长大手一挥，说“那就用围的吧，等我们村子出了名，对外就称围村！不，叫围城！”村民们大声叫好。

第二天村长便在城里找来一个承包队，承包队的工头走在最前面。他的头发上面是一巢颜色各异的鸟窝，前面一点是留着长到眼睛的刘海，刘海的尽头挂着几串铃铛，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地作响。包工头领着一队人跨过村界，拱着嘴巴环视了文

景村，发出一声刺耳的猫叫。

“他在说什么？”

“大概是说‘我们到了！’之类的宣言吧？”

队里的其他人也像地痞流氓，嘴唇钉着一枚铁钉，不规则地布着红褐色的铁锈，一边说话一边向地上吐口水。

工头带着他的工程队在村子的周围拉拉扯扯，十几天就完成了任务，比起其他村来快上许多。村长隔天带着一帮人视察工程。工程十分简单，就是砖头，水泥和砖头的拼接。之所以说是拼接，是因为每个砖头之间都有大小不一的缝隙。还没有凝固的水泥错错乱乱地落在火红的砖头上和砖头间宽长的缝隙上，不时从上面漏出来，在地上堆叠成一大团灰白的凝块，像醉汉口中的呕吐物。再加上砖头是无比鲜亮的亮红色，显然是劣质的，村长满肚子怨气找到包工头。

村长说：“小伙子，你这盖的什么东西？”

工头说：“墙啊。”

“没有测量，参参差差全是空隙，哪有那么多缺陷的墙？”

“说你乡里人文化，你这工程本来就是有问题的，四面楚歌听说过吗？盖严实了挡风水，以后领导不来视察，你们村哪来的钱？四方墙面开缝，风风水水流流转转，逮到哪天时间转到这儿，保你们文景村衣食无忧。”

村长愣了半晌点点头表示理解。又说：“你的砖头是劣质的，哪有那么红的砖头？”

包工头说：“盖严实了会挡风水，而且你看这鲜红的颜色难道不是我组织的伟大象征吗？你在触犯组织的神圣吗？信不信我向上头汇报你造反？”

村长瞪大眼睛，仿佛看见自己的钱财都被掠夺，立即换了



一副嘴脸，像一只巴掌大的肮脏的昆虫，点头哈腰地说：“不敢不敢，我的一切都是组织给的，我的就是组织的，组织就是我的一切。”他说完，笑呵呵地合起双手，不停地相互揉搓。

夕阳伸了伸娇躯，一碗金色玉液泄在村长和工头的身上。

“哼。”包工头说上劲，一唾沫溅到墙上。那唾沫刚好落在墙中央，一大团泡沫星子孤零零趴在那里，一缕阳光折射进去，发出许多不同的颜色。“再说了，等哪天刮风下雨的，这些红色从墙顶泄到根基，是一处景色啊。村子以后可以发展旅游业，到时你们就有钱了。墙可以拆掉，扩建，然后再围起来，再发展旅游业。这样一拆一盖的，可以把整个十字岭都变成文景村的土地。”说到这里，那唾沫缓缓流下，砖头坑坑洼洼的，走得十分艰难，折射出一种十分痛苦的颜色，像待产的孕妇般，挣扎着抗拒消失。

村长憧憬着工头设想的未来，一拍脑门，脸颊一会淡绿，一会赤橙，笑成了一道彩虹，“这我怎么没有想到！您可真有文化。噯，下次工程我还找你，等我们村子旅游业搞好了，我给你当副村长！”

工头半眯着眼睛，点起一根香烟，猛吸了一口，孤寂的眼神望向趴在山头上的夕阳，说：“我等你。”然后便带着人走了。到这里，唾沫滑进了缝隙中，到夕阳射不进来的地方，颜色摇晃了几下便消失不见了，变成一片死灰。

村长姓范，名见，这名字引来的笑声持续了好几年，村里每月会更新新闻榜上村委会会员的名字。每当村民们路过，口中不知不觉细碎地念出来，念到村长的名字时，人群就扎在一块儿偷笑。然后有报信儿的说：“村长来了，村长来了。”人们又一本正经地板起脸来，恭恭敬敬地齐声道，“村长好！”村长的脸上就堆满了笑，说：“哪天提拔你们当副村长。”

村长热衷于演讲，据说他从前立志想要成为一个演说家，身上满满散发着雄辩师的气质，他梦想有一天成为正义的伙伴，为光明而颂诗。村长演讲了许多年，出去之前有啥，身上有的还是那啥，被人踩在地上欺负了大半辈子。终于有一天组织上头的人找到村长，对他说：“小范啊，我这儿有份吃香的活儿，你干不干？”

村长说：“嘿嘿嘿，这话您说的，这不是我天大的荣幸嘛？暖，领导您说，是啥活儿？”

“当村长。给你一栋房子，一块好地儿，让你领一伙人，你要保他们吃香喝辣，让他们充分见识到组织的伟大。领着他们，教育他们。毕竟你在外面讲过那么久，自然是有许多常人所不了解的经历和领悟。你要把你的正义和人生之道弘扬到广大人群中。另外，你可别欺负老实人，上头可是会视察的。这次机会很难得，工作待遇也很不错，怎么样？”

村长不假思索道，“我去，我去，我去！”村长就此咸鱼



翻身，来到这儿当了文景村的村长。那么多人的心灵战场，却不到人生的三分之二，一方就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到了文景村以后，村长依然热爱着演讲。每个星期一的上午，他都会准时在村里的升旗台演讲。到了这个时候，升旗是少不了的。为此村长请来了几支护旗队，一星期换一支队伍，一次换一个队形，过后厌了就重新编排组队，乐此不疲。村里最大的设施就是升旗台，村长为了它翻新过好几遍，一开始筑了几十节长的阶梯。完工的那天，村长看着它，说：“万一我被暗杀了怎么办？”于是村长又叫人给升旗台的周围围上钢化玻璃，把阶梯再升高十几层。这样，无论人们站在哪里，总是能看得见村长的身影。再过来的就是升旗台旁边的喇叭，大得像屋顶，全身上下都镀着金边，连支撑它的杆子都是金色的。无论人们站在哪里，村长的声音都会传到村里的每个角落。

村长演讲的内容大多都是提前备好的名家言论，在演讲的时候会提起这样那样的新奇古怪的时事问题，这时候村长就会沉思几秒，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达出名家的观点，精彩极了，引来台下不停的掌声。这样，人传人，惹得村外的人都跑到我们村里来听村长演讲，时间一长，村长的演讲在方圆里也是小有名气。

后来有一个年轻的名家告发村长，罪名是窃取智力成果。组织的人把村长带来对证。面对着组织上头的人和愤愤的名家，村长叉着腰，扬大眉，毫无心虚地说：“你谁啊？我不认识你，更谈不上读过你的东西。凭什么说这理是你的孩儿？凭什么就有你告我的份？我还没告你呢！”

“你……胡说八道！”

上头的人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点头，随后望向村长，嘴角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村长眼睛的余光扫到这一幕，自觉得意，摸了摸鼻子，把腰挺得更加笔直，继续道：“哼！小兔崽子，告诉你，我比你爷爷还得大上几圈呢！古人云：长者优先。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毋庸置疑，这理，还得是我的娃儿。”

这句引言成了压死对手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顶上坐着的上头站起身来鼓掌，听审的人也纷纷站起身来向村长致意。村长打出胜利的手势，名家听完村长眼睛瞪成星辰月亮，正想要反驳。

上头说：“哎！年轻人你不用说了，小范啊，这些理，全是你的！”

事情的结尾是由于名家污名篡理被分配去劳动改造，自此再也没有人告发村长。

这样一个存在的组织，人数极多，后来发展到道上走的基本上都是组织的人。组织的人拿到好处四处炫耀，一下子人们对“组织”二字趋之若鹜。里面的人不想出去，外面的人挤破了头皮想要进来，人们的日常笑着笑着变成了吵，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一时把各地搞得乌烟瘴气。后来上头给各地都派了人演说，内容大概是不要打架，放宽容纳。最后把事情解决了，人们又回到相亲相爱的时代，散发出一片祥和的气息。

村长叫人记下演说词，隔个星期一上午站在升旗台上大声朗诵，“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组织里的人，另一种是不是组织里的人。我们不能搞内讧！我们必须要有……”

有一次组织派人来村里做宣传，村长呼号全村村民进城采购鲜花欢迎组织上层人物。村民问：“村长，买哪一种花？”



村长呆站着想了半天，脑子里挤不出花的名字，下不了“村长”这个头衔的架子，说：“买仙人掌吧。”

于是到第二天，城里的仙人掌被抢购一空，村民们一大早起床在门口站成两排等着撒仙人掌，到了正午，领导到了。村民们看到领导来，一路猛撒仙人掌。领导大发雷霆，掀起村长就挥舞拳头，猛然醒悟后面跟着摄像机，表情一变，笑着就拽起村长的手，握着说：“仙人掌是彰扬我们组织廉洁公正的象征，那些刺，是流着我们组织的血的刺，刺的是那些与真理为敌，与神圣的组织为敌，与我们为敌的人。小范啊，你的努力和忠诚，我们都看着呢。”说完，领导轻抚黑色西装，上边黏着的刺慢慢被抚平，融成衣服的一部分。

人潮把领导拥上升旗台，领导开始了演讲。他介绍了组织长远的历史，充斥着无数褒义形容词的各式名号，最重要的，庞大的人数。领导们结束了自己演讲，拉起一道红色空白的长横幅，大笔挥出三个扭曲大字。看了半天，终于有人看出来，是“文景村”的字样。

村长大声感叹道：“艺术啊。”即刻叫人捧着横幅往村口跑，郑重地挂在墙外。式成，又是一阵欢呼。村民们欢愉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手再次举起仙人掌送别领导。

第二天新闻榜上便上了报道“领导视察文景村，村民兴高采烈欢迎领导，官民和谐。”图片上，一盆盆仙人掌变成了康乃馨，白色的一片，分明辨不出原来的究竟。村长说：“没啥所谓，好看就行，管他的呢。”西服上有那么十几个白色的光闪，是阳光下刺儿们露出了头。

三

文景村只有横竖两条大道，横的那条延伸至墙壁外，竖的那一条自村口一端拉到郊外。当初建围墙的时候，村长省下了通往郊外的那部分围墙，为的是丰富村民们一天的生活，方便自取物资，不拖中央后腿。

两条大道交错的十字路口就是村长的家。只有挨着路边缘的土地才有资格建房子，我问母亲为什么我们不把家建在那里，我也想要村长家一样的房子。她说：“我们没有资格。”

十字路口靠里面的土地基本上都荒废掉了，成为我们这些孩子的游乐场。时段空下来的时候整四块地都是大人闲聊，小孩嬉戏的声音。这时候我都会到处游荡看他们的事儿，他们的表情。这里的太阳直到下午都很艳，我看着他们，不觉天色将晚，寒意肆意地摆动着我的眉毛。

村长的家就在十字路口的中间，再靠北一点就是升旗台。村长的家十分洋气，外墙是用土棕色和浅红色的高等砖头堆砌的，尖尖的屋顶上铸着一颗铜色的五角星。隔远望去，房屋旁巨大的后花园隐隐若现，再后一点儿，就是升旗台了。谁都没有进过村长家，里面的装潢一直是村民们饭后不绝的话题。不久前村长请人来装修，在外墙东拆西砌，动作很大，引来许多村民驻足。村长站在升旗台，看起来十分高兴，白胡子骄傲地翘起来。一番周折以后，工程队走得差不多了，留下几个勘测检修的。我走前去拉住一个勘测工人的衣角，他转过头来，一